



高麗史

列傳

七十五

リ印
2.809
75



2809
75



列傳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一百二十六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姦臣二

李仁任

李仁任星山君兆年之孫蔭補典客寺丞累
遷典法摠郎恭愍七年拜左副承宣八年紅
賊陷義州王命仁任為西京存撫使以備之
賊平策功為二等十一年與諸將收復京都

又策功爲一等明年元將納德興君仁任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調兵食德興君屯遼東候騎屢到鴨綠江中外震懼國家慮邊將或生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遙授是以將帥自危莫敢專制頗失機會且士卒夏月赴征徂冬未代糧餉又絕凍餒顛仆唯將吏官屬人馬稍彊然輕兵渡江屢襲遼瀋掠居民以邀官賞故未一交鋒先自罷敝王命都元帥慶復興留守西北令安遇慶等諸將渡

江擊之仁任謂都元帥府鎮撫河乙沚曰我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近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軍卒謀叛伏誅此一驗也渡江之舉可爲寒心都元帥性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子稟事於王子其圖之即以龜壽軍卒叛書授乙沚以遣曰子往上必引見第獻此書慎勿他語上悟必命旋師乙沚倍道馳詣京見王王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喻復興勿渡江

乙沚還仁任曰師將渡江元帥若以無文牒
爲辭猶豫不決柰何我姑先見極陳利害然
後子可入乃見復興從容語曰公會牧尚州
上官時民心何如解官時復興曰解官時民
心不如初仁任曰今日之事殆類此主上舊
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安飽之爲樂豈知邪
正之所在况我師暴露已久皆思歸一朝渡
江其變難測莫若斂軍還營固守鴨綠遏賊
渡江上策也復興悚然曰業已如此柰何且

乙沚何時還乎國家必有處分頃之乙沚入
傳王命復興悅立召諸將還十四年拜三司
右使轉都僉議贊成事賜純誠同德輔理功
臣號進左侍中二十三年罷復爲守侍中封
廣平府院君王見弒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
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仁任貪立幼主謀竊
國柄欲立辛禍議未決李壽山曰今日之計
當在宗室密直王安德永寧君瑜等希仁任
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禍爲後捨此何求仁任

率百官遂立禍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弒
爲宰相者先受其罪

コ、ハ凡テツバク

帝若聞先王之故興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
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

帝使蔡斌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
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義遂殺
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

朝廷卒禍元年典校令朴尚衷司藝鄭道傳
等謂宰相曰宜速遣使告喪仁任曰人皆畏

憚誰可行者尚衷等謂判宗簿事崔源曰王
被弒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問罪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
以爲意卿能爲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
惜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不得已從之時有
邊報北元將以兵納瀋王曩孫脫脫不花仁
任率百官詣孝思館盟于太祖真曰本國無
賴之徒挾瀋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覲王位凡
我同盟戮力固拒翊戴嗣王上報先王之德

下保父母妻子有渝此盟非惟國家明正其
罪天地宗社山川之神必降陰誅義從者來
仁任師琦待之厚尚哀上疏言宰相不問金
義殺使之罪而待其從者厚是師琦嫉義殺
使其跡已具乞明正其罪會判事朴思敬自
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
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爲主故帝
封爲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瀋王也
太后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

卿等獨不知乎遂下尚哀疏于都堂禍下師
琦巡衛府師琦亡入人家追者急師琦知不
免拔佩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任以爲
遣義如元者乃贊成康舜龍知密直趙希古
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並流遠地蓋以舜
龍等嘗仕元朝故也仁任與宗親耆老文武
百官連名爲書呈北元中書省曰本國自世
祖皇帝龍興之時我忠敬王首先朝覲欽蒙
聖恩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授以王

爵釐降公主忠烈王爲駙馬生忠宣王忠宣
王生忠肅王皆襲王位自英宗皇帝時有江
陽君滋子完澤禿潘王嵩本國支派相別妄
爭王位蒙朝廷區別不能爭奪先王伯顏帖
木兒是忠肅王親子襲位二十四年遺旨令
親男元子禡襲位謹遣判密直金湑申達計
音前赴朝廷今來乃知完澤禿潘王孫脫脫
不花實非釐降公主流派妄生異心欲要爭
襲甚違世祖皇帝定制乞賜禁約旣而北元

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

明故赦爾國弒王之罪仁任與池齋欲迎之
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儀副
令鄭道傳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
可迎仁任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
道傳詣復興第備陳利害辭頗不遜仁任復
興怒不視事乃流道傳禍及太后再慰諭之
仁任復興乃出右獻納李詹左正言全伯英
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

幸而獲免此國入所以切齒痛心者也吳季
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
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鞠仁任置而不問罪一
也近贊成事池齋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
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
不感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池齋寫其書削
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
即上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
之意與胡通欲樹功藩王以免他日之禍反

復姦詐罪四也仁任齋唇齒煽變將然之禍
不可測請誅仁任與齋又正季南子溫之罪
又遣使聞于天子書上貶詹知春州事伯英
知榮州事於是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親從
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宰相
非細故也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則
諫官非矣不可不辨遂下詹伯英獄使瑩齋
等鞠之辭連尚衷田祿生瑩杖鞠祿生尚衷
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皆道死杖

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流之又以九
容崇仁鄭夢周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彤
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
已並流之時仁任齋堅味提調政房顯權植
黨舉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
勤怠以爲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
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一日除官宰樞至
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親舊至於市井
工匠無不夤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戶政其論

賞鴻山戰功不從軍得官者甚衆三年以京
城濱海畏倭寇欲遷都內地議可否崔瑩以
爲不可遷陳徵師固守之策仁任曰今赤地
千里農夫輟耕望雲霓而又徵師使失農業
非爲國之謀也後仁任坐都堂議遷都曰今
倭謀寇京都忠州去海遠四方道路適均宜
預遷太祖眞于忠州以松都爲防戍之地禍
錄仁任復興功教曰卿以功臣之後在先王
時赤心素節歷仕中外丙申己亥辛丑壬寅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六
癸卯年閒社稷傾危之際奮不顧身克著功績迨先王奄弃之初悉捕兇徒以正典刑俾予幼冲不墜祖宗之緒再安社稷以迄于今帶礪難忘若不旌異何以勵後今賜田各二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悉皆原宥卿等其益懋乃心匡救不逮與國咸休南原府使盧成達日與倡妓縱飲不恤民事及倭寇南原成達火其倉盜米百三十石紙二百卷憲司請治其罪成達逃仁任曲法

庇之竟不罪有裴中倫者遺仁任妾奴婢五口拜典客寺丞與判事金允堅爭奴婢允堅亦以奴婢十口遺仁任二人皆附仁任訟都官允堅得之仁任右中倫召罵都官吏還取其案允堅更訟之知典法李釋之曰汝可訟於侍中時凡爭訟者必先以田民金帛道仁任然後得理臺諫彈劾法司斷決亦皆先陰稟之六年文牒錄事王裨馬弱仁任與之駿馬七年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過數

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正仁任縱肆貪饕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釣虛名時人譏之既而辭職不允八年判書雲觀事張補之副正吳思忠等上書言道詵密記有三京巡御之說今變恠屢現野獸入城群鳥飛集宮中井沸魚鬪請移都避災禍下其書于都堂仁任執不可曰今勅敵在境覘我虛實不可徙深地示弱况又年饑倉廩罄竭而使行者贏糧居者失所其可乎且乘

輿所至供億甚繁遷都之舉徒取民怨非久安之計也事遂寢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憲司劾之仁任與秩善止今安置宜寧禍荒淫遊戲無度一日至仁任第適不在乃還仁任聞之獻良馬自後禍常至其第禍初稍志于學仁任齋堅味不喜儒競以鷹犬導之仁任辭職不允授領門下府事尋領三司事禍遷都漢陽仁任及禍舅李琳堅味廉興邦都吉敷李存性崔灑等扈從各遣傑從

高麗史卷之二十六
所在成群奪民曰廬無有紀極吉敷以仁任
姻親拜代言諸司章疏不能口讀驟陞五宰
黨於仁任堅味與邦久執政柄受人賄賂用
捨顛倒九年有人書于吉敷門曰池佛陪爲
大司憲邊伐介爲掌今二人本系庸賤生長
市井姦貪諂譎未嘗齒於縉紳故書以諷之
十年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禍禍寵愛之屢
宿其第仁任避居別墅禍稱仁任爲夫妻朴
氏爲母仁任待禍如畜壻國無旬日之儲而

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爭效之奪
人田民不恤國事時人目之曰提調奴婢禍
嘗惡堅味貪饕屢諷其子檄堅味托疾乞退
仁任亦乞退以觀禍志禍不允仍以仁任領
三司事又領重房司憲開城府事副令張演
妻典工判書金克恭季女也與護軍金璋私
演執璋告憲司妻逃入仁任家仁任令憲司
勿問十二年代堅味爲侍中明年以老病辭
十四年誅林廉安置仁任于京山府竄其弟

前評理仁敏于雞林配烽卒杖流孽子大護
軍瓚孽女壻知申事權執經姪右代言稷姻
族簽書密直河崙李崇仁密直副使朴可興
誅從孫三司右使存性存性初効仁任所爲
後頗悔其尹西京治爲第一民追慕之初仁
任逢迎恭愍贊成影殿之役及王薨無嗣援
立辛禡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欲多樹親黨務
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爲待已尤厚
誣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之

誅仁任將有所言詣瑩第瑩辭不見然瑩德
仁任右已自禡曰仁任決謀事大鎮定國家
功可掩過遂并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林
廉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
辛昌立左侍中曹敏修自昌召仁任時仁任
已死矣國人初聞被召恐其復亂國政開田
民攘奪之門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不能誅
天乃殛之昌賜教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左
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之敏修請禮葬遣

使弔誅贈謚典儀官難之皆謝病不出副令
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廣平誰敢爲之獨至
典儀議謚曰荒繆崇仁河崙姜淮伯等折辱
之俯以詼諧對其後臺諫疏論仁任罪亦自
俯發之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疏曰
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竇緣父
兄事我玄陵竊位宰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
侍中柳濯請候農隙忤旨見罷而仁任遂代
其位當國秉政迎合面諛竭民財力毒痛三

韓卒致甲寅之禍是仁任實知民怨而反逢
長之也上王幼冲嗣位仁任專制國柄乃謀
一身百年之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
忠勳而竄大臣罷書筵而進頑童蔽上聰明
導上聲色娛上遊畋使上王不暇親政宦官
宮妾饗夫內豎爵祿以悅之饋遺以結之使
爲耳目日夜稱譽於上甘言小惠愚弄國人
皆得懽心以林堅味廉興邦爲腹心雄唱雌
和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者爲賢才

節行廉恥者爲不肖鍾鼎出於一笑刀鋸起於一嘖兩府百司藩鎮守令咸出其門言官要職列其私親溪壑之欲不知紀極田園遍於諸道金帛充於列屋富家之翁啗以封君姻亞乳臭工商賤隸坐耗天祿宿衛之臣百戰之士未食斗粟於是一國之人以奔競爲德行賄賂爲功狀群寮曠職知有私門不知有王室矣四境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爲念敗軍之將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

則不賞境內丁壯咸托兇黨免於戎行戍兵羸弱倭奴橫行前無結草濱海沃野五六十里暴骨荒墟而內地州郡蕩爲戰場八道蕭然者由仁任之壞軍政也長養林廉群兇之黨奪人土田奪人奴婢賊害無告殘虐生靈惡聲達于上國而仁任自疑不敢入朝其金銀馬布之貢輕薄誦詐之責鐵嶺立衛之議實仁任召之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探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

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戴爲小君俯伏稱
臣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敗我東方數
千載秉禮之俗汚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
下天子以爲三韓無人開國以來其姦其罪
未有倫比林廉之惡皆仁任所醞釀也群兇
旣族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
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天子豈不以
臣等爲黨惡而不能聞於殿下以正其罪耶
其爲中興更化之累莫大焉願殿下奮乾剛

之明斷數仁任之罪斬棺瀦宅以解天地祖
宗之怒以快臣鄰億兆之憤其家舍奴婢財
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
知奸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
誅則爲惡者懼爲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
矣林廉之族誅誠社稷之福也今殿下憫其
罪及無罪還其家產誠天地生物之心也然
其支黨假群兇之威福病國毒民所畜聚者
豈在無辜之列乎不問有罪無罪一切還之

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豈不有
戾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乎願命憲司堅味
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其支黨奴婢家財
明覈其罪之輕重雖在還給之限止給其祖
先相傳文卷明白者其他橫得者一切不許
還給以充雜貢疏上命禁錮子孫明年紹宗
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疏論仁任適紹宗病
應等寢不上及紹宗遷大司成昌乃許葬仁
任其壻姜筮往京山府葬之紹宗赴書筵以

疏進昌命權近讀之疏曰臣等前日論仁任
罪惡請斬棺瀦宅而殿下記其所不知餉
軍出奇制勝授立事大之功而宥其三韓所
知殘民賊君誤國滔天之罪誠國人之所失
望爲惡者之所喜幸爲善者之所沮喪一代
人心之所以不正而臣等所以爲殿下懼開
萬世禍亂之原於中興之初政也夫以四百
餘年聖繼神承之國家至我玄陵仁儉勤政
歷年之所積畜者果如亡秦兵火之餘關中

之匱竭而仁任有蕭何給軍食之功乎以我
玄陵之明得人之多曾謂仁任得專良平淮
陰出奇制勝之功哉丙申己亥辛丑癸卯之
難廟堂帷幄則有洪彥博諸公干城折衝則
有李承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崔瑩諸將相
功名卓卓在百姓耳目而今也謂仁任一身
兼三傑之功者臣等所未知也三韓之人無
智愚皆指仁任爲林廉群賊之魁而犬豕之
矣罵詈之矣而不知仁任有尺寸之功假令

仁任雖小有勞果足以掩其當國十四年賣
官而青紫如泥鬻獄而姦宄得志毀軍政而
州郡爲墟鑄群兇而斷喪邦本之罪乎
大明龍興續中原之正統玄陵先天下而奉
正朔將請衣冠而變胡服下令國中禁人剃
鬚昇遐不日仁任以侍中剃玄陵所長之髮
於是國人知仁任有無君之心無事大之志
矣上王無他兄弟明德太后以五朝三韓之
母太任太妣之聖擁立上王於膝下謂仁任

有援立之功臣等所未知也玄陵之薨上王之嗣王人之不返三者皆國之大事也宜每事各遣一使亟奏而仁任乃遲回經涉數月方遣一介微臣崔源以行遂啓天子疑我之心被我以不道大惡之名可謂能盡事大之禮乎仁任當國逆天子徵執政之命不肯入朝凡遣使臣輒見拘囚推鞠竄逐上下阻隔人情疑懼訛言屢興國幾於亡能盡事大之禮者固如是乎夫治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

既正則教易入而令易行姦不生而亂不作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公義窮人欲而滅天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無功而誅有功貴貪黑而賤清白好姦回而惡正直進小人而退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爲貧賤禍敗之檻穽而惟恐或陷於其中民焦虛焰國幾顛覆尚賴天地之相祖宗之靈啓我上王廓清群兇再安社稷人心一正然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大法上戾天心下違

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是國人見賊魁之得全則又翻然而改其心曰彼林廉之敗者姦之未熟耳姦之熟則人不得而罪也天不得而禍也爲惡誠無害也夫人之情誰不樂富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不忠不義窮凶極惡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孫而無後災則誰復有爲忠爲義以遺其貧賤於子孫哉今殿下私賊魁而全其家則三韓之人父勉其子妻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弃忠弃義惑世誣

民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而求富貴矣仁任之逆命不朝與崔瑩攻遼之計其罪一也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坐視祖宗封疆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爲苟安待死之謀耳瑩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民之一毫續癸卯已絕之國統扶昇天幾覆之社稷掃群兇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一攻遼之謬舉殿下旣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至於仁任敗國逆命之罪乃何必欲保全以勸萬世之不忠不

義乎願殿下一依前疏所言下憲司施行以懲爲惡以正人心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等又上疏請斬棺瀦宅籍沒家產於是命瀦其宅

林堅味

林堅味平澤人父彥修以堅味故暴貴封平城府院君堅味恭愍朝屬丐達亦以勞補中郎將王避紅賊南幸堅味從之至慶安驛堅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

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應堅味涕泣白王王曰其如倉卒何賊平策扈從功爲一等累遷密直副使辛禰時知門下省事轉評理禰始選置內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及洪永通曹敏修爲之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關白然後行堅味舅評理致仕公永張死葬具皆官府所庀禰嘗使人召堅味辭以疾再召乃至其驕蹇如此進守門下侍中與都吉數禹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侍中掌銓

選堅味顯權自恣永通敏修雖爲侍中不得
與焉堅味姻族成守恒知平州剝民營私無
所不至秩滿還家累重屬路又爲鐵原府使
又李祥原者以堅味子檄爲養子得拜樞密
禍惡堅味貪饕屢諷檄堅味托疾乞退許之
封平原府院君遣知中事廉廷秀賜宮輜慰
之尋復爲侍中又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錄編
脩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北青州萬戶
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禍待與極厚堅味成

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遂執得卿歸
于京師將行都堂諭之曰北青州之事汝任
其咎勿以累國得卿曰我但奉行都堂牒耳
上國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爲計密
直提學河崙密謂曰事貴從權當今倭寇充
斥豈無遇賊而死者乎堅味大喜得卿行至
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ツク
帝彥修卒及葬歇柩真至二十餘所成林玄
寶康興邦李仁敏等請謚曰忠貞禍起復堅

味爲門下侍中遣知門下事安沼賜衣一襲
堅味詣闕謝禍曰今以國事委卿懋哉又賜
鞍馬衣服禍調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
公文來予將制此馬又戲謂檄曰爾父好用
水精木公文時堅味仁任興邦縱其惡奴有
良田者率以水精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
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精木公文禍
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尋領三司事興邦家
奴李光奪前密直副使趙胖白州之田胖乞

哀於興邦興邦歸其田光復奪其田凌辱胖
胖詣光哀請光傲胖益縱虐胖不勝憤以數
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欲白興邦馳入京興
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叛令巡軍執胖母妻
遣四百餘騎至白州捕胖騎至碧瀾渡州人
云胖率五騎已馳入京興邦等勸禍下令購
捕甚急交州道元帥鄭子喬使其壻中郎將
安承慶捕胖于孝思觀松岡繫巡軍興邦時
爲上萬戶吉敷爲副萬戶與堅味女壻都萬

戶王福海及副萬戶李光甫委官尹珍姜淮
伯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
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胖今斬
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
竟日不服興邦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辱罵
不小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
何鞫我為興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
陽不聞假睡餘人無敢如何獨左司議大夫
金若采以為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禍如瑩第

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鞫胖赴巡
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禍遣醫賜胖藥尋
命釋胖及其母妻又賜醫藥與裘時當頒祿
禍下令曰宰相既富可不頒其先頒隊伍之
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巡軍國人皆喜曰吾君
明矣禍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為對曰吾父
但拔劍試之云欲斬貪婪六七宰相以快吾
志否則妻孥必至飢寒禍賜兒笠禍命瑩及
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數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頒祿古制
也今主上無故不頒豈爲君之道乎自古人
主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爲亂使人奔告
其黨甲騎已遮路不可出其人歸以告堅味
堅味家在男山北旣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
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我矣先是堅味與
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固止
之故云巡軍鞠堅味與邦等罪不窮治以聞

禍大怒以前評理王安德爲都萬戶知門下
李居仁爲上萬戶我

恭靖王爲副萬戶命更鞠之

恭靖王時知密直檄自總角昵侍禍遊戲出
入動必相隨累遷密直副使常直禁中至是
勒歸其家尋下檄福海成林興邦與邦弟大
司憲廷秀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巡軍
獄分遣諸道察訪刷堅味興邦所奪田民還
其主遂誅堅味成林福海興邦吉敷廷秀永

高麗史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珍檄又斬福海養父門下贊成事金用輝成
林壻存性成林友壻前原州牧使徐信堅味
弟判開城齊味興邦妹壻密直洪徵任獻典
法判書李竦獻子公緯公約公纘福海兄德
海妹壻開城尹鄭慤朴仁貴李希蕃等福海
被繫用輝有異謀帶劍入闕故先斬之仁貴
希蕃托附堅味者獄官籍獻家無擔石之儲
欲免之瑩以獻籍興邦勢爲大司憲未嘗發
一直言遂斬之時人悲之又斬福海父右侍

中益淳堅味姪女壻右司議大夫辛權吉敷
女壻大護軍辛鳳生堅味族子執義李美生
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濱尚溥判內府寺
事金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恣田民之薄
貪暴奸黠爲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
寶國寶子同知密直致中女壻知部安祖同
興邦女壻成均祭酒尹璵護軍崔遲福海妹
壻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金乙鼎掌令金
瑩齊味子孟陽吉敷族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都衍都云達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全彬
密直副使安思祖密直提學朴仲容辛靖司
僕正甘成旦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籍沒
堅味等資產流吉敷子進士俞于邊地俞禹
仁烈女壻瑩與仁烈善免置田民辨正都監
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
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凡千餘人並
沒財產杖仲容父前贊成形一百流角山戍
巡軍勾檢堅味益淳興邦吉敷財產拷掠其

妻皆死獄中盡收殺被誅者子孫雖在襁褓
皆投之江匿免者無幾沒被誅人妻女爲官
婢凡三十餘人投成林福海存性永珍檄權
孫仲興及檄六歲子于臨津又斬成林黨前
判書成仲庸徐規亦成林黨也在利川安集
李安生搜捕之規逃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
女安生見而悅之遂私焉其妻誘規至執殺
之事覺殺安生沒規妻爲典客寺婢堅味性
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甫仁任父竊

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放
逐甚衆興邦亦在逐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
大族請與昏姻興邦亦懲前日流貶欲保其
身惟仁任堅味言是從於是與邦異父兄
成林爲侍中權奸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
無非私人專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
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群以至陵寢宮庫
州縣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隸逃賦之
民聚如淵藪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

寇熾公私匱竭中外切齒瑩及

太祖憤其所爲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
悅道路歌舞

廉興邦

廉興邦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子恭愍朝擢魁
科累遷左代言尋罷王欲興儒術重營國學
于崇文館舊址興邦主其事今文臣隨品出
布典校郎尹商拔賣衣得布五十端以助其
費興邦責不出布者曰商拔寒儒祿不足以

度朝夕尚賣衣助費公等可出商拔下乎旬
日閒得布至萬端時影殿役大興倉庾虛竭
而不仰公廩得營國學尋陞知申事與諸將
平紅賊收復京都策功爲二等拜密直副使
轉提學辛禍時忤李仁任流于外尋封瑞城
君有裴元龍者素稱能吏附興邦爲養父贈
以宅舍爲雞林府尹侵漁百姓至載鐵杷歸
之家鄉人目爲鐵文魚府尹文魚即八梢魚
鐵杷之狀似之故云除三司左使禍不親政

興邦與弟廷秀及禹玄寶專秉國務皆決於
口或有不啓而行者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
爲進奉使如

大明興邦受慶賂以前門下評理洪尚載代
之一日將大閱于毬庭大司憲任獻興邦妹
壻也遣臺吏告都堂曰此庭非惟先王大朝
會行禮之所密邇景靈殿太祖列聖神御在
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閒乎興邦曰玄陵嘗
閱五軍於此取其閑曠也獻執不可興邦怒

曰講武之事非惟都堂亦憲司所宜深慮也
玄寶亦謂臺吏曰姑且休矣興邦家奴李琳
女壻判密直崔濂家奴居富平時勢恣橫府
使周彥邦遣吏簽軍奴等率民四十餘人毆
其吏濱死彥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
至其家奴輩又毆彥邦且毆二僮人折其齒
都堂以聞禍遣巡軍提控卒龜生往捕奴輩
不復究問悉斬之興邦嘗與異父兄李成林
上家而還騶騎滿路有人爲優戲極勢家奴

隸剝民收租之狀成林忸怩興邦樂觀不之
覺也後與林堅味伏誅事在堅味傳

曹敏修

曹敏修昌寧縣人恭愍時出知順州紅賊入
寇敏修與諸將擊走之錄功爲二等累轉典
理判書進同知密直司事賜忠勤輔理功臣
號辛禰初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寇金海恣
殺掠焚官廨城門敏修與戰敗又戰于大丘
亦敗安集盧處中死士卒死者甚衆倭數十

高麗史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艘自金海沂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之
斬數十級禍遣中使賜衣酒及馬倭又寇晉
州敏修戰于清水驛斬十三級以獻禍遣人
賜酒遷知門下府事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定
遼衛都事高家奴聞納哈出與北元屢遣使
交好於我遣卒二百餘來渡鴨江行商覘我
敏修曰聞有

聖旨禁斷私商汝何犯今擾我疆耶其卒還
渡江去轉評理拜守侍中上書乞退禍不聽

敏修與諸宰相建議軍國之需不贍凡賜給
田及口分田寺社田租並公收之以補經費
禍不從罷封昌城府院君尋判門下府事禍
攻遼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事在禍傳我
太祖於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
修亦以爲然及禍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敏修念李仁任薦拔
之恩謀立仁任外兄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
恐諸將違己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

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稽稽亦欲立昌乃曰
當立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
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何可違也遂
立昌敏修請于昌召仁任李崇仁等仁任已
死矣昌以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
道都統使賜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
號林廉誅敏修恐禍及已所嘗攘奪田民悉
還其主至是稍稍復奪肆其貪婪又沮革私

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上疏劾之流于昌
寧并流其鎮撫南成理于公州許珣于鳳州
昌使左代言權近賜敏修酒曰卿雖有罪然
功可相掩不宜流竄但在即位之初諫臣之
言不可不聽耳昌以生日宥罪放敏修歸田
里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趙璞等上疏以爲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曹敏修以李仁任
姻親欲立昌問計於稽遂定議立之請下攸
司論罪王命削職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鞫之

郎舍尹紹宗等上書略曰敏修黨於賊臣李
仁任位至家宰縱其貪暴大敗風俗又以主
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使我宗廟永不
血食權近私拆聖旨黨附辛氏先示李琳二
人逆謀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攸
司明正典刑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不宜重
論止令遠配近亦杖流憲司上疏請治敏修
穡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禍之罪諫官復上
疏請置極刑削穡職與敏修皆徙邊地臺諫

再論奏不報又交章上疏王命我ツク
太祖及沈德符曰敏修既已加罪卿等宜論
臺諫更不論執王錡回軍功下教褒獎賜功
臣號臺諫上疏以爲曹敏修沮衆議立異姓
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乞明正其罪不允
尋卒于昌寧省憲刑曹言敏修沮王氏而立
昌其罪固不容誅幸免刑戮得終天年保全
其家無以示後舉國缺望王召鄭夢周裴克
廉等同省憲刑曹更議籍敏修家子取貴嘗

爲辛旽所愛金興慶譖于王王謁陽陵取貴
不扈駕杖殺之

邊安烈

邊安烈本瀋陽人因元季兵亂從恭愍王來
賜鄉原州從安祐擊走紅賊錄其功爲二等
累遷判少府監事又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
爲一等尋除禮儀判書賜推誠輔祚功臣號
陞密直副使再轉知司事宰樞嘗會宴于郊
安烈與林堅味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拜判

密直司事與崔瑩征濟州還改知門下府事
轉評理辛禍初賜推忠亮節宣威翊贊功臣
號出爲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
倭寇扶寧登幸安山安烈與羅世趙思敏柳
實督兵進攻大破之斬獲甚多獻捷禍賜白
金一錠鞍馬衣服凱還都堂出天水寺設儺
戲迎之進門下贊成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
口以巨絙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
焚掠羅世沈德符等至鎮浦用火炮焚其船

賊守船者燒溺殆盡賊窮怒益盛盡殺所俘
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
而來守船賊脫死者趣沃州與登岸賊合焚
利山永同縣殺永同監務又焚黃澗禦侮二
縣又寇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焚尚州留
七日置酒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
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儉至賊欲殺之儉
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
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宜占居一

邑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
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衛
送賊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
米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
而食飲酒三鍾焚其兒槍柄忽折卜者曰吾
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趣善州遂焚善州又侵
京山府三道沿海州郡蕭然一空自有倭患
未有如此之比禍以我
太祖爲揚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安烈爲

都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
林宗洪仁桂林成味及

太祖庶兄元桂為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各賜馬二匹師出至長湍有白虹
貫日占者以為戰勝之兆倭駐沙斤乃驛元
帥裴克廉金明輝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
裴彥都興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士
卒死者五百餘人賊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
城不克退焚雲峯縣屯印月驛聲言將穀馬

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見僵尸相接惻然不能寢息與安烈等
至南原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

太祖休馬一日將以厥明戰諸將咸曰賊負
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
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峯
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

當趨之諸將皆由坦道進望見賊鋒銳甚不戰而却時日已昃

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鏖戰殲之其地泥濘彼我俱陷相顛仆及出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十餘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奔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

將引槩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

令公視後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

太祖左脚

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前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

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稱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不殺必傷人其將身被堅甲又帶銅面具無隙可射

太祖曰我射堯牟頂子堯牟落汝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堯牟纓絕而側其將急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賊銳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牛奔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日色不變人不得飲皆盛器候澄父乃得飲獲馬一千六百餘匹兵仗無算遣知印金鞠報捷禡喜遣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醞慰之授鞠郎將賜馬一匹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大作軍樂陳儼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笑謂諸將曰擊賊固當如是諸將咸服時被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往日諸將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慎之初阿只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固請而

來諸賊酋每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令悉主之
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
植也且非吾裝齎舊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
士敬服咸弃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矢痕
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
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

太祖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棚雜戲班

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涕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頓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
何功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

瑩曰

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

公國將何恃

太祖讓不敢當禍賜

太祖及安烈各五十兩福命以下諸將銀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敢受太祖威名益著倭賊虜國人必問

李

太祖舊諱

萬戶今在何處乎不敢近

太祖之軍必伺聞乃入寇安烈與堅味李仁任提調政房同欲相濟凡工匠及有財者必先利用之倭寇丹陽郡安烈與韓邦彥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又與邦彥等

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封原川府院君尋判三司事恭讓初領三司事金侗獄起侗言與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郎舍尹紹宗李詹吳思忠等上疏曰安烈欲迎立辛禡永絕王氏之祀實金侗之所明言國人之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王乃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翌日疏又上只削職流漢陽初禍歸江陵謂人曰誤我者安烈問

行不服以刀裂足掌數寸許熨以火隨問皆服遂成獄詞安烈亦坐罪紹宗等又言洪永通禹玄寶三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烈逆謀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願置安烈永通玄寶仁烈安德等極刑不報紹宗等又言洪永通黨附仁任堅味興邦同惡相濟群兇就戮而永通獨以禍姻戚得保首領禹玄寶位至上相患失乾沒姦邪傾諂毀我禮俗王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藍浦之役全軍

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禹仁烈出身刀筆夤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蓋所未聞鄭熙啓連姻興邦恣爲不義又因禍妻崔天儉之女幸免戊辰之誅此五人罪惡貫盈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禍是皆天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下敝司鞫治不允諫官伏閣待命日中不退王乃召德符及我太祖議之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玄

寶熙啓等於佇辭證並不相干安德當回軍
時協謀定策仁烈嘗與偁長壽入朝奏禍狂
悖之狀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潛遣密
直副使柳龍生語求通等曰我在卿等毋恐
是日狐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西岡郎
舍復上疏曰狐陰類而穴居者也小人托附
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墉之
狐不可灌也墉以比權勢狐以比小人今臣
等伏閣請去小人而妖狐乃見是小人未盡

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
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
則天譴可弭矣不聽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
請誅安烈時有強盜劫人於門外紹宗等面
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州叛丞相武元
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以藩鎮聲勢相
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去群臣議赦元
濟以安藩鎮憲宗不聽以度爲丞相卒平元

齊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退上疏曰臣等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殿下寬宥只今安置漢陽別業國人缺望願明正其罪以懲亂賊王下其疏憲司曰就貶所勿更鞠誅之憲司夜遣錄事孫元湜移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安烈都評議使司奏曰大臣不可不問其故便置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南在往鞠之思忠等行至碧蹄驛遇元湜只

誅安烈而還安烈臨刑歎曰謀迎幸禍豈獨我歟欲有所言伯興不問命吏出外斬之紹宗等言自古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爲惡者竊聞逆臣安烈臨刑自言臣死固當同謀者衆獨臣死耶漢陽府尹金伯興不問而誅之安烈腹心部將通山君李乙珍必與其謀不可不鞠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可不懲乃罷伯興職遣司平提控朴爲生司憲糾正申孝昌鞠乙珍于清州拷掠甚酷辭連李琳及

子貴生及定州牧使李庚道鄭地元庠庠安烈之妻族命臺諫同巡軍鞫庠庠曰但怨革私田欲迎立辛禡以沮其事耳乃遣思忠及掌令權湛鞫庚道于安州在及左獻納咸傳霖鞫琳于全州地及貴生于維林又命臺諫同巡軍鞫問伯興庠伯興死獄中王疑獄官酷刑致死乃曰罪不及妻孥宜免安烈妻族遂釋庠尋下教錄安烈回軍功尋以辭連尋初削功臣籍沒家產子顯頤預

王安德

王安德鄉貫世系未詳恭愍朝從安祐等平紅賊錄功爲二等累遷密直副使恭愍薨安德倡議立辛禡陞判司事轉門下評理北元使來安德爲館伴有宰相奉宮醞至館立而飲使臣跪飲安德使臣怒曰以汝君之酒立飲天朝使跪飲陪臣禮乎時君弱大臣用事人皆趨附求合故積習至此出爲揚廣道都元帥倭寇餘美縣安德擊之賊登山趣沔州

高麗史卷之二十六 四十四
安德追擊斬一級賊入加耶寺禍遣體覆使
崔仁括責安德不能捕倭倭自江華攻陷楊
廣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
多至五十艘見者誤以為我軍不避被殺傷
者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遂入安城郡安德
望見賊勢怯懦不進乃召副元帥印海陽川
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知
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卒擊之不克身被
創銳卒死者四人安德號天慟哭擒賊諜訊

之諜曰吾等議者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
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
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下隴上若農
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
亦率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
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
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士卒多
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
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

會仁祐還朝妄言臣督安德仁桂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餘級賊奔潰禡信之賜仁祐廐馬白金安德等廐馬衣酒召伯淵等還倭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安德與戰于廬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營海等戰于薪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死賊又自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禡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副使睦忠王賓副之賊又寇寧州牙州安德與仁桂海得齊忠

賓等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獲兵仗及馬百七十餘匹禡賜酒以慰之又擊倭于槐州斬三級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安德與金斯革都興擊之斬三級拜贊成事倭賊屯古庇仁境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楊廣道都節制使李承源追至九十里與戰于都屯串大敗安德墜馬僅免士卒死者四十餘人恭讓朝判三司事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連安德及禹仁烈禹洪壽等臺諫屢上疏請

置極刑不允封安德爲江原君王召獻納咸
傳霖曰子命臺諫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
禹洪壽等汝知否傳霖對曰臣知之王曰汝
已知之何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旣已爲君汝
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論
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
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王曰玄陵之世諫官
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即位之初
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厥後頗自爲聖蔑視

群下雖有言者不以爲意猜忌日深大臣臺
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馴致甲寅之變今殿
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大業三韓欣然以爲
復見太祖之世若止以玄陵爲法豈臣民之
望乎王曰洪壽爲功臣安德有回軍之功仁
烈嘗入朝奏禍不道豈欲迎立哉對曰戊辰
回軍權在

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
朝迫於國命豈得已乎洪壽之爲功臣臺諫

已言其濫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則從之
請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復論安烈之
黨流安德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
又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踰月召還郎舍
許應等言僞卒之黨其罪一也憲司近劾李
穉竄逐鄉里而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
道等尚在京城請奪職遠流王以安德有功
且罪狀未著止流種學乙珍庚道于外未幾
定迎禍之罪外方從便尋許任便居住卒謚

貞襄

4
列傳卷第三十九

列傳卷第四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修

叛逆一

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生者於後也夫
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
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
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

桓宣吉

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有翊戴功太祖拜宣吉馬軍將軍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慎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欲伺隙爲變馬軍將卜智謙知之密告太祖以跡未形不納一日太祖坐殿與學士數人商略國政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持兵自東廂突入內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

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太祖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及毬庭盡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又徇軍吏林春吉者青州人與州人裴忿規季川人康吉阿次昧谷人景琮謀反欲逃歸青州智謙以聞太祖使人執訊之皆服並令禁錮唯忿規知謀洩乃逃於是欲盡誅其黨青州人玄律奉景琮姊乃昧谷城主龔直妻也

其城甚固難以攻拔且隣賊境若或誅琮龔直必反不如宥以懷之太祖欲從之馬軍大將軍廉湘進曰臣聞景琮嘗語馬軍箕達曰姊之幼子今在京師思其離散不堪傷情況觀時事亂靡有定會當伺隙與之逃歸琮謀今果驗矣太祖大悟便令誅之

伊昕巖

伊昕巖業弓馬無他才識見利躁求事弓裔以鉤距得見任用弓裔末年將兵襲取熊州

因鎮之聞太祖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卒多亡熊州復爲百濟所有韓梁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巖比隣萇知其陰謀具奏太祖曰昕巖弃鎮自來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並肩事主情分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反形未露彼必有辭萇請密令伺之太祖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昕巖妻桓氏至廁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夫事若不諧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狀聞遂下獄具服令百僚

議其罪皆曰當誅太祖親讓之曰汝素蓄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撓昕巖流涕而已今斬於市籍其家不問黨與

王規

王規廣州人事太祖爲大匡太祖納規二女一爲第十五妃一爲第十六妃十六妃生子曰廣州院君惠宗二年規譖王弟堯及昭有異圖惠宗知其誣恩遇愈厚司天供奉崔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惠宗意規謀

害堯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用強其族規不得行其謀規又欲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內將行大逆惠宗覺之一拳斃之今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惠宗違豫在神德殿知夢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惠宗潛徙重光殿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劍罵之曰上之移寢必汝謀也知夢竟無言規乃退惠宗雖知規所爲亦不罪之規嘗惡大匡朴述熙及惠宗

薨矯定宗命殺之初惠宗疾篤定宗知規有異志密與西京大匡式廉謀應變及規將作亂式廉引兵入衛規不敢動乃竄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金致陽

金致陽洞州人千秋太后皇甫氏外族性姦巧陰能關輪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成宗認之杖配遠地穆宗即位召授閣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驟遷至右僕射

兼三司事百官與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賄賂公行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窮極羨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忌又役農民立祠洞州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血皆銘其意鍾銘曰當生東國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穆宗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後太后生子是私致陽所生也致陽與太后謀為王後忌

大良君逼令爲僧屢欲害之乘王寢疾欲謀
變劉忠正上書告變王召蔡忠順密議令亟
迎大良君致陽知之無如之何首鼠數日及
康兆廢立遣兵殺致陽并其兒流其黨于海
島有長淵縣人文仁渭者恫幅無華久爲千
秋宮使及致陽誅宮僚多連坐誅竄獨仁渭
以兆之庇獲免官至尚書左僕射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出爲西北

面都巡檢使穆宗寢疾知金致陽謀變遣皇
甫俞義往迎顯宗又知殿中監李周楨附致
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即日發遣仍徵
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川驛內史主書
魏從正安北都護掌書記崔昌會坐事被黜
深怨朝廷常欲構亂二人俱謁兆給言主上
疾篤命在頃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
在外手握重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當
速還本道大舉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

深然之以爲王已薨朝廷悉被致陽詿誤便
歸本營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岳嶺使過行
人兆父患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剃髮爲僧
詭言妙香山僧報兆云王已實天姦兇用事
可舉兵來以靖國難奴晝夜急走至兆處氣
竭而斃兆探得杖書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
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知王
未薨兆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
可止兆曰然遂決意廢立不知王已迎顯宗

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迎先奏王曰
上疾彌留國本未定姦黨窺覷又徧信庾行
簡等讒諛賞罰不明致此危亂今欲定分以
係人心除惡以快衆憤已迎大良君請闕恐
聖情驚動請出御龍興歸法寺即掃盪姦黨
然後迎入王曰已知所奏是日應仁與俞義
到神穴寺奉顯宗還翼日鉉雲率兵入迎秋
門大譟穆宗驚懼執行簡送兆所給事中卓
思政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據

高麗史卷之二十七
七
胡床崔沅出自省兆起揖沅曰古有如此事乎兆不應於是兵士闖入穆宗知不免與太后仰天號泣率宮人小豎及蔡忠順劉忠正等出御法王寺兆坐軋德殿御榻下軍士呼萬歲兆驚起跪曰嗣君未至是何釐耶俄而俞義等奉顯宗而至遂即位於延寵殿兆廢穆宗爲讓國公使閣門通事舍人傅巖等守之遣兵殺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及太后親屬周禎等三十餘人于海島穆宗

使沅請馬於兆送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穆宗及太后乘之出自宣仁門向忠州行至積城縣兆遣尚藥直長金光甫進毒穆宗不肯飲光甫謂隨從中禁安霸等曰兆言若不能進毒可令中禁軍士行大事報以自刃不爾吾與若等俱族矣夜霸等弑之以自刎聞取門扇爲棺權厝于館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祭之顯宗以兆爲中臺使鉉雲爲副使尋授兆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元年五月契丹主以

兆弒君欲發兵問罪王聞之以兆爲行營都
統使鉉雲及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起居舍
人郭元侍御史尹徵古都官負外郎盧戩爲
判官右拾遺乘里仁西京掌書記崔冲並爲
修製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安紹光爲
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邁副之兵部郎
中金爵賢及皇甫俞義爲判官少府監崔賢
敏爲左軍兵馬使少府少監崔輔成副之興
威衛錄事高幹大樂丞金在鎔爲判官刑部

侍郎李昉爲右軍兵馬使刑部郎中金丁夢
副之內謁者柳莊爲判官禮賓卿朴忠淑爲
中軍兵馬使禮賓少卿李良弼副之尚書都
事高延慶司宰注簿庾伯符爲判官刑部尚
書崔士威爲統軍使戶部侍郎宋隣副之
司負外郎皇甫申試兵部負外郎元頴爲判
官率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之十一月契
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我軍天兵渡鴨綠
江圍興化鎮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

隔水而陣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劔車排陣契丹兵入則劔車合攻之無不摧靡契丹兵屢却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棊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告契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曰契丹兵已多入兆驚起曰信乎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鑿率

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契丹兵已至縛兆裹以氈載之而去鉉雲亦被執契丹主解兆縛問曰汝爲我臣乎對曰我是高麗人何更爲汝臣乎再問對如初又劓而問對亦如初問鉉雲對曰兩眼已瞻新日月一心何憶舊山川兆怒蹴鉉雲曰汝是高麗人何有此言契丹遂誅兆

李資義

李資義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選之子宣宗

高麗書卷二十七
十一
朝累遷戶部尚書獻宗元年拜中樞院使初
宣宗納尚書李碩女爲后生王又納資義妹
元信宮主生漢山侯昀王幼弱有疾不能聽
決母后專國事左右依違其間資義貪冒貨
財集無賴勇士以騎射爲事常曰主上有疾
朝夕難保外郎有窺覷者汝輩宜盡力奉漢
山侯勿令神器歸于他人聚兵禁中欲舉大
事時肅宗爲雞林公在明福宮密知之諭平
章事邵台輔曰國家安危繫宰相今事急公

其圖之台輔使上將軍王國髦領兵入衛國
髦先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於宣政門內誅
其黨閣門祗候張仲中樞院堂後官崔忠伯
等于宣政門外分遣兵士捕資義子注簿綽
興王寺大師智炤將軍崇列澤春中郎將郭
希別將成甫成國校尉盧占隊正裴信等十
七人皆殺之流平章事李子威少卿金義英
司天少監黃忠現奉御黃榮少監徐晃侍御
史王台紹祗候李資訓錄事李景泌崔淵注

薄全寵王縝判官李滋令金彪司辰黃玩殿
前承旨廉正將軍李甫吳昌郎將仇賢良玠
別將安鱗珍奇散負惟寵崔幸林自成侯善
金錢李玄孟康希白鄭貞佐等五十餘人于
南裔沒賊黨妻子爲兩界州鎮奴婢肅宗初
御史臺奏賊臣李資義等私畜米穀數至鉅
萬是皆剝民所聚請並沒官從之

李資謙

李資謙中書令子淵之孫慶源伯顯之子以

門蔭進爲閤門祗候女弟爲順宗妃順宗薨
與宮奴通資謙坐免官睿宗納資謙第二女
爲妃由是驟貴至叅知政事尚書左僕射柱
國進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守大尉賜翼聖功臣號
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朝鮮國
大夫人同日降三勅于其第累加同德推誠
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伯食邑二千三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諸子並進爵王薨太子幼諸

弟頗覬覦資謙奉太子即位是爲仁宗拜資謙協謀安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邵城侯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七百戶下詔欲異其禮數群臣請書表不稱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待制金富軾以爲不可從之尋冊爲漢陽公以母喪去位母平章事廷俊之女性貪吝柳買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市人相賀王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資謙曰君之於臣不名者蓋所以表明功德優禮

親賢成王之於周公且章帝之於東平王是也歷代以爲故事况公先王之所付托冲人之所尊親任大責深功崇德重不可與群僚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雖異數亦率舊章仍趣釋服赴朝賜衣帶鞍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王又遣使冊爲亮節翼命功臣中書令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置

僚屬宮曰懿親宗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
後乃知之妻封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美為祕
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尚書刑部侍郎之彥
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尚書戶部
郎中知茶房事之允殿中內給事之元閣門
祗候子僧義莊為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親
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第賀資謙
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叅以上階
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

市道水深一文資謙恐他姓為妃權寵有所
分強請納第三女子王王不得已從之是日
大風飛瓦拔木後又納其第四女又大風雨
王既冊資謙推恩赦二罪以下其日中外所
獻悉歸資謙第命有司脩葺資謙祖先所居
開明宅功既訖改號重興宅令資謙入處遣
叅知政事李壽同知樞密院事許載下詔賜
衣櫛金帛鞍馬土田奴婢仍幸其第置酒用
家人禮夜艾而還以之美試禮部尚書同知

樞密院事公儀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
差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上表進
土物自稱知軍國事資謙權寵日盛有不附
已者百計中傷竄王弟帶方公備于京山府
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島殺之又流崔弘宰
文公羨李永鄭克永等五十餘人以其族屬
布列要職賣官鬻爵多樹黨與自爲國公禮
數視正太子號其生日仁壽節內外賀謝稱
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

公行四方饋遺輻湊腐肉常數萬斤強奪人
土田縱其僕隸掠車馬輸已物小民皆毀車
賣牛馬道路騷然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
第授策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
金粲安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同知
樞密智祿延欲捕資謙流遠地召上將軍崔
卓兵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
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卓等素
疾俊臣自下位擢爲兵部尚書居已上故許

之約既定至初夜率兵入宮先殺俊臣及俊
京子內侍純祗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
等投尸於宮城外內直旗頭學文踰城因中
郎將池顯告資謙資謙固知所爲郎中王毅
又踰城奔告其詳資謙與俊京及之羨等相
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寮于其第使之羨往復
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
乃與侍郎崔湜祗候李候進錄事尹翰等率
數十人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

闕入至神鳳門外呼譟聲殷地祿延卓等謂
外兵大集膽落皆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
吳卓秀碩等家囚其妻子奴僕平明俊京見
俊臣葦屍恐不免與之甫湜候進翰金鼎黃
曹舜舉文仲經等召聚軍卒授軍器庫兵仗
進圍昇平門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上王御神鳳門張黃繖俊京軍卒望
見羅拜懽呼萬歲王使問汝輩何爲操兵而

至對曰聞有賊入禁中欲衛杜耳王曰無之
朕亦無恙汝等可釋甲散去遂緝下內帑銀
幣賜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
宣諭軍士解甲投兵俊京怒拔劍逐仲等令
軍卒復擐甲執兵大呼或有流矢及御前以
楯蔽之義莊之徒以斧斫神鳳門柱有自樓
上射斫之者中其頭即斃資謙使閣門祗候
崔學鸞都兵馬錄事邵億至宮門奏曰請出
禁中作亂者不爾恐驚動禁中言甚不遜王

默然後京遣億謂資謙曰今日向晚恐賊乘
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何如資謙使
之美問平章事李壽等答曰宮宇相比延燒
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府監
黃灰木將作監木撞積東華門廊火之風焰
煽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走匿及晚
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百餘人至春德門
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前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俊

京奔退作手闔門扉後京使人守諸門令曰
有自內出者即殺之夜王步至山呼亭侍從
皆散惟近臣林景清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
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未敢發
言壽賜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
資謙意遂沮涕泣還書曰臣無二心惟聖鑑
諒之有洪立功者將軍劉漢卿下中郎將也
資謙以漢卿入內即以立功爲借將軍帥兵
聽後京指揮後京使立功領卒六十餘人擔

柴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卒曰我與若等皆
王臣也而負薪燒宮非臣子之義遂釋擔從
宣義門竇入見羅拜王驚問爾爲誰立功前
自陳王甚悅賜酒食自是宿衛不離黎明王
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承宣金珣請出
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思清奉禮
宗真納諸內帝釋院智井中乃出西華門乘
馬至延德宮吳卓導前後京使郎將張成拔
劍突入執卓斬之又殺左僕射洪灌分遣人

執崔卓秀碩作甫麟幸忠大將軍尹成韓景
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漢卿郎將李
儒內侍崔箴負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其餘
軍士死者不可勝計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
尹先郎將丁寵珍別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宫
資謙請出之再三王不得已從之使人請勿
殺之甫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作日直
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將軍李
祿千金旦金彥逃免後彥自出流南裔是日

宮禁焚蕩惟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
院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資謙殺
祿延及吳卓子子升碩弟甫俊流粲于遠地
沒祿延粲妻子為奴婢粲後改安資謙請王
幸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
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
池錫崇散負權正均隊正吳舍自山呼亭至
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
資謙俊京欲殺之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

手執御衣疾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胷猶不釋御衣爲之裂幞頭亦觸楣而破之羨之甫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諂事資謙王召湜寧曰錫崇等三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爲我請勿令殺俊京從之流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求命無所不至天

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黨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寮移寓旁近寺館備貧而已資謙俊京威勢益煽其所施爲無敢誰何贈俊臣守司空鼎芬純戶部貧外郎其上英閣門祇候厚賻之從資謙之意也又出資謙所惡者內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橫宰相朴昇中許載以下皆諂諛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

諭俊京令効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
詔曰惟朕不明致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
寡人之罪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
民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脩無念既往盡心
夾輔俾無後艱會之彥奴罵俊京奴曰汝主
射守位火宮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為官奴豈
得辱我哉俊京聞之大怒走詣資謙第解衣
免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
顧有人止之乃歸卧其家資謙遣之羨公儀

請和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為也何
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與見因宣言欲歸老
吾鄉王聞之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侑趣令視
事賜鞍馬資謙從王詣安和寺百官拜馬前
資謙視之自若未幾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
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甲兵藏
之家王嘗獨往北垣仰天慟哭移時資謙因
十八子之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進王妃
密白于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今妃進

于王妃奉挽陽蹶覆之妃即資謙第四女也
後京既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閒說之後京
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後京曰國公
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意謂何
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一日後
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
趙毅示後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至殿
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所致所可
痛者太祖勅業列聖相繼以至寡躬若爲異

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惟
卿圖之後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珣珣跪號
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後
京與珣率上衛將校七人寮吏僕隸二十餘
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爲棒自金
吾衛南橋入宮毅延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閉
廣華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納之公壽
即壽也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
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少卿柳

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擐甲胄急入宮
王出天福殿門遲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
黨射之俊京拔劍一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
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召資謙資
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囚資謙及妻子
于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等皆資謙
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王出御廣華
門使告於衆曰禍起蕭牆大逆不道賴忠臣
義士舉義除害衆皆稱萬歲懽呼抃躍至有

流涕者之美聞變率百餘人至廣華門不得
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及金仁揆入兵部猶
未知資謙被囚及晚巡檢至兵部執之美囚
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延慶宮近
侍先入清宮義莊匿內寢執送八關寶流資
謙及妻崔氏子之允于靈光之美于陝州公
儀于珍島之彥于巨濟之甫于三陟義莊于
金州之元于咸從閣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
長朴末太史今梁麟冬官正梁獬李叔晨李

芬大將軍金好將軍池顥池福臣郎將崔思
琰別將位好散貧宋用中等三十餘人及官
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速地彪最姦黠諂媚
資謙常出入卧内凡聚斂附益皆其所爲故
射利干祿者競賂之遂致臣富朝廷尤疾之
中路殺之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
之彦家臣大樂丞金冲枷于市三日流遠島
其親黨資德仁揆義元王毅禮賓卿李資元
殿中少監朴孝廉祗候李存皆貶爲守令又

流朴昇中于蔚珍資謙尋死于靈光後三年
召還其妻久之下詔曰昔鄭莊公置姜氏于
城顥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復
爲母子如初秦皇迎遷母於雍而入咸陽復
居甘泉此二君忘母氏之舊惡致人子之孝
意朕甚慕焉今外舅雖没而親親之意終不
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妻崔氏可封卞
韓國大夫人

拓俊京

拓俊京谷州人其先本州吏家貧不能學問
與無賴輩遊求爲胥吏不得肅宗爲雞林公
就其府爲從者遂補樞密院別駕肅宗九年
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真師敗俊京請兵器
介馬於幹入賊陣斬其將一人奪所俘二人
遂與校尉俊旻德麟各射殪一人賊少却俊
京將退賊以百騎追之又與大相仁占射殺
賊將二人賊不敢前我軍得入城授千牛衛
錄事叅軍事睿宗二年以中軍兵馬錄事從

尹瓘伐東女真戰于石城英州大捷瓘承制
拜閣門祗候又戰于吉州有工事聞授工部
員外郎語在瓘傳王以俊京屢有戰功召見
其父檢校大將軍謂恭于內殿從容勞問賜
酒食及銀一錠米十碩俊京累遷衛尉卿直
門下省仁宗初由吏部尚書叅知政事拜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未幾自歸其鄉谷州王遣侍郎崔湜奉
御李侯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轉門下侍

郎平章事四年二月與李資謙舉兵犯闕王
諭以効力王室會俊京與資謙有隙五月執
資謙流之語在資謙傳以功拜門下侍中俊
京辭以越次不受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
衛社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為齊
安郡大夫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奴婢
一十口田三十結圖形壁上明年左正言鄭

知常以俊京既去資謙恃功跋扈且知王忌
俊京遂上疏曰丙午春二月俊京與崔湜等
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權呼
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
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翼日移御南宮
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
此誠天下之大惡也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
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
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請下吏罪

之乃流巖墮島又明年量移谷州八年詔曰
俊京犯闕之罪雖重然其功亦不細令妻子
完聚給還其子職田尋集三品以上及臺諫
侍臣于都省籍李拓之黨及子孫之罪藏諸
所司二十二年詔曰拓俊京雖失為臣之節
亦有衛社之功可授朝奉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

妙清

妙清西京僧後改淨心仁宗六年日者白壽

翰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謂妙清為師二人
托陰陽秘術以惑眾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
其說以為上京基業已衰宮闕燒盡無餘西
京有王氣宜移御為上京乃與近臣內侍郎
中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為上
京當為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為子孫
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彝敘李仲孚
及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奏妙清
聖人也白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咨

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事遂而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富軾叅知政事任元斡承宣李之氏獨不署書奏王雖持疑以衆口力言不得不信於是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家所謂大華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金國執贄自降二十六國皆爲臣妾王遂幸西京命從行宰樞與妙清壽翰相林原驛地命金安營宮闕督役甚急時方寒沍民甚怨

咨七年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齊挾攻金滅之識者皆以爲不可妙清之徒喋喋不已王終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聞空中之樂曾所未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忿曰此非常嘉瑞宜書青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

嘆也表竟不得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災或
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爲鎮災也何故有
此大災妙清漸報不能荅俛首良久抽拳舉
顏曰上若在上京則災變有大於此今移幸
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安信妙清者曰
如是豈可不信也又明年金安奏請以所奏
天地人三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書三本一
付省一付臺一付諸司知制誥今各論奏妙
清又說王築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八

聖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
利菩薩二曰龍圍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
三曰月城嶽天仙實德大辯天神四曰駒麗
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
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
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嶽神人實德勒义天王
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安
仲孚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
術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
實而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
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
華之勢創開宮闕祗若陰陽安八仙於其間
奉白頭而爲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
前恍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
命繪事以莊嚴叩玄關而祈嚮其節誣說如
此有武人崔逢深與知常密契師事妙清嘗
上言陛下欲平治三韓則舍西京三聖人無

與其之即指妙清壽翰知常也十年始修宮
闕平章事崔弘宰及公仁景清董其役及開
基妙清使弘宰等及勾當役事負吏皆公服
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劍立四方卒百二十人
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清在中以
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作法自言
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說傳之康靖和靖
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非衆人所
知也妙清壽翰又奏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孽宮闕焚蕩湏數御西京禳災集禧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日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臣等曰妙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以妙清爲隨駕福田壽翰入內侍幸西京行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顛沛王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柝石侍從失王所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晚雨雪寒甚人馬駱駝死者多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雨勅雨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勿作風雨旣許之而食

言如此可憎之甚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人希妙清知常旨上表請稱尊號建元知常等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望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氏對曰金國強敵不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之言以決大議王乃止妙清壽翰等嘗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熟油沉于大同江油漸出浮水面望之若五色因言曰神龍

吐涎作五色雲此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
公仁及叅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時有業
油韃者言熟油浮水則有異色使善泅者索
得大餅乃知其詐元斡上書曰妙清白壽翰
等肆其姦謀以恠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大
臣及近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聽臣恐將
有不測之患請戮妙清等於市以絕禍萌不
報妙清又言主上宜長御大華闕否則遣近
臣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

與親御無異王遣公仁仲孚奉御衣如西京
行法事十一年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
裕等上疏曰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
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庾
開結爲腹心屢相論薦指爲聖人又有大臣
從而信之是以主上不以爲疑正人直士皆
疾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
而待罪十二年王以妙清爲三重大統知漏
刻院事賜紫初妙清屢請巡御西京而災異

存至其黨欺誣以爲無害至是固請西幸欲
濟逆謀王以大臣諫官言不聽右正言黃周
瞻阿妙清知常意又奏請稱帝建元不報十
三年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兵部尚書柳岳
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據西京反矯制
執副留守崔棹監軍事李寵林御史安至宗
等囚之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
李仲并諸僚佐及列城守臣皆囚西京盛庫
几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僧俗皆拘之遣

兵斷岳嶺道又遣人劫發諸城兵掠近道牧
馬皆入城國號大爲建元天開號其軍曰天
遣忠義署官屬自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
爲之僞批下見者竊笑匡仲榮從旁叱之初
仲榮以佛事招集徒衆與妙清柳浩等結爲
黨與西人因之陰令舉事事集殺之妙清與
匡等率城中文武會觀風殿號令諸軍欲分
數道直趣上京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爲書招
壽翰曰西京已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持

遺壽翰壽翰以書奏之王召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真偽姑秘之有卒崔彥韓善
貞等來奏曰臣等以事歸本鄉黃州見西人
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錄高甫正又取驛馬送
西京禁人往來京城者吾等晝伏夜行從閒
道來王乃召宰樞議之命富軾元斂及承宣
金正純會兵部治兵爲討賊計遂以富軾爲
元帥往征之遣內侍柳景深曹晉若黃文裳
往西京宣諭戢兵西人開城門引入觀風殿

出匡坐東妙清坐西其餘文武集殿庭皆戎
服景深等至殿門出等下庭拜問聖體饋酒
食遣還云當奉表奏聞倉卒未果請先以此
歸奏付書一封云伏望主上移御此都不然
必有變辭甚不遜繼遣檢校詹事崔京上表
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考圖讖之秘說創大
華之宮闕象鈞天之帝都臣等同婁敬之矢
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臣下不體宸衷非徒
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而害事人心可畏衆

高麗史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四
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可戢表至咸曰以臣
召君可斬其使上欲息兵乃賜京酒食幣帛
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慰諭遣還召問兩府
大臣將以是日出師富軾等諸將詣闕俟命
安等謀緩兵期以圖不軌乃奏引見金使受
詔而後移御大明宮遣將猶未晚也或告安
等潛聚兵仗私相偶語陰謀不測富軾謂諸
相曰西都之反知常安壽翰與其謀不去此
輩西都未可得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

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流妙清黨陰仲寅李
純茂吳元師崔逢深于遠島西人至成州矯
制執防禦官僚散入人家飲食州人知其僞
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馳聞王獎諭賜官
僚藥各一銀合將吏幣帛有差漣州吏康安
世中郎將金仁鑑捕僞兵馬副使李子奇將
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王又獎諭賜錦二段
綵帛八匹諸城聞之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
人富軾大軍至列城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

京曉諭至七八匡等知不可抗欲出降猶豫未決會金淳夫賈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昆及昆子浩首遣尹瞻等偕淳夫獻之且自請罪於是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獄匡意不免復反富軾以城險不急攻列營持久城中糧盡驅出老弱者富軾知可取狀築土山設砲機爲攻具十四年選銳卒萬餘分二道進攻賊兵大潰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西都平妙清壽翰知常昆匡等妻子並沒爲奴婢知常

初名之元少聰悟有能詩聲擢魁科歷官至起居注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托以內應殺之知常爲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詞語清華韻格豪逸自成一
家法

4

列傳卷第四十

四庫全書卷二十一 三十一

